

尚长荣 君子尚德



微的袍带戏注入了强大的活力。三部曲同时赢得百姓的口碑和评委的金杯。长荣自己也由此成为梅花大奖获得者。

当一位“帮忙不添乱”的前辈

京剧是一种具有强烈谱系意味的文化样式。长荣艺术的脉络是其祖上一脉相承的梨园文化传承,其背后附着三千年的长安文化,一千年的北京文化,一百多年的近现代上海文化。西京和北京使其充满着对历史的迷恋,上海则又推动他用时代精神去激活历史,去拓宽传统艺术的路子和风格。而这正是长荣心目中积极的海派文化的精髓所在。他的每出戏都可以窥见苦练出来的传统程式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,同时,又有与角色吻合、与当下审美协调的艺术创新。

作为中国戏曲界无人不知的名角,他谦和平易,在排练场上,从不端架子,尊重导演,有时甚至像戏校学生那样,按导演要求进行小品训练。进入角色前,他大量阅读史料,做足案头准备。老戏再演,他都会像新戏那样,重新坐排、坐唱、响排……对艺术一丝不苟,从不懈怠。在年轻演员面前,他像一位父亲和朋友,既严格,又慈爱,还更加宽松。以至大家亲昵地把他比作球队灵魂的“中场发动机”。公益性演出,他不辞辛劳,每请必到,每到必演,每演必投入、必轰动,却从不计

较戏份和报酬多少。他爱好广泛,听音乐、习书法、看电影,下厨房烹饪美食……他有幽默感,喜欢用带京腔的上海话和人打招呼,常逗得大家哭笑不得。一张圆脸,眯眼一笑,憨态可掬,动人而有喜感。他为人诚恳,重感情。凡有所请,必有所应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舞台的生命总是有限的,但艺术的生命和精神是无限的。在许多人的眼里,本命年的尚长荣已经功成名就。但他反复对我说,他现在不在艺术打拼的第一线了,八十岁以后一心想的就是避免炒作,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未来,大事小事,帮忙不添乱。上海京剧院成立了尚长荣艺术培训基地,他倾情辅导帮助中青年才俊,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毕生的积累传授给学生。他先后把《曹操与杨修》《廉吏于成龙》,包括自己毕生对艺术的理解,一招一式地传授给了杨东虎、董洪松和一些年轻艺术家。担心年轻人传统功底不扎实,又教了花脸的经典剧目《连环套》。

我期待着他严肃的回忆录,带给大家阅读的喜悦、良多的艺术智慧。也期待他皇皇大著问世后,脸上灿烂而开怀的笑容,还有爽朗如黄钟大吕的笑声……毛时安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粗暴的不协和音程打断了他艺术成长的美妙乐章。那十年,长荣没有登台唱戏。他修自行车、拉黄鱼车,颠沛流离,没有了鲜花、掌声、喝彩,但他体会到了世态炎凉、饱尝了酸甜苦辣,懂得了什么是社会,什么是生活。几十年后,他坐在我对面,冷静而淡然地告诉我,那十年他有酸楚有苦涩,也有来自人民无私关切的温暖,更历练了他面对重压的坚强。生活培养了他既不做视也不卑琐的人生态度。长荣日后为人处世与从艺的那种自信而不自负的得体,也源自那十年困厄的煎熬。

当红色的喜报贴满长安十月的街头时,他二话没说就戒了酒。憋了整整十年的长荣,想干事。他浑身充满了第二次艺术生命爆发的巨大能量。人到中年,长荣像秋天的原野,收获着艺术的成熟。

推一部标志性的“三部曲”

1988年也是一个龙年,也是一个10月,长荣揣着《曹操与杨修》的剧本,作出了他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选择。他“叩响了上海京剧院的门环”,成就了自己京剧生涯的黄金时代。二十年中先后推出了在当代京剧史上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“尚长荣三部曲”,《曹操与杨修》《贞观盛事》《廉吏于成龙》。

1988年《曹操与杨修》横空出世。长荣一反京剧老戏舞台上刻画扁平人物的奸臣曹操传统,以莎士比亚式的浓烈心理,

穿透人性的伟大与卑微,再现了权势与文化与人性之间,主观想调和却无法调和,激烈得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。同时,长荣由此开拓了调动一切戏曲手段刻画、放大人物精神世界的,被我称之为“心理现实主义”的演剧样式。他为我们演绎贡献了一个戏曲舞台上内外兼修、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全新曹操形象。作为架子、铜锤两门抱的净行演员,他激活了周信芳“麒派”表演艺术的当代活力,我们可以把他视为当代麒派的精神传人的。

1999年《贞观盛事》再续辉煌。剧中长荣以一种举重若轻略带轻喜剧色彩的表演,围绕盛世“戒奢倡廉”、和谐治世的极具时代意义的庄严主题,表演得波澜起伏回肠荡气。长荣又理所当然地不负重望,演活了狰狞而不失妩媚的一代名相魏徵。

2002年《廉吏于成龙》完美收官。长荣此时已然进入了到了灿烂之极归于平淡、收放自如、至法无法的境界。花脸素扮,达到了生活和艺术、角色和演员,浑然一体的“不隔”的化境。尤其是于成龙和康亲王“斗酒”的那场戏,从清醒到佯醉到酩酊大醉,演来幽默自然,不仅是当代中国京剧史,而且是戏曲漫长历史长河中华彩焕发的经典段落。

袍带戏是京剧剧目和表演的主体。尚长荣三部曲用当代意识和强大的辐射力为一度式

更多气力去“折腾”。“我一直认为我的表演是大家教会的,这些年我在监视器前看了很多演员的表演,有表演艺术家,也有年轻演员,让我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和态度,去追求一种烟火气的呈现,最好让观众看不出是在表演。自然流露、与人共情,这也是我追求的。”

万人空巷时,我最希望大家把我忘掉

尽管他一直认为能出演贾宝玉是机缘巧合,当时在其他

两腮很大,问他愿不愿意整容。为了在容貌上更接近原著,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,以至于现在他的下巴成了“天气预报”,每逢下雨就会痒。对这些曾经的选择,他说一点儿都不后悔。

但该剧播出后,欧阳奋强却从没完整地看过这部经典之作,因为心中的不自信,他害怕直面自己的表演。他坦言,万人空巷时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大家把他忘掉。

我的表演,是大家教会的

欧阳奋强至今仍在自嘲,“《红楼梦》里演得最差的就是我”。他似乎不太明白“缔造者”的含义,也未从扮演贾宝玉的经历上获得自信。

出演完贾宝玉后,欧阳奋强转战幕后,更多以导演和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片场,偶尔会去客串几个角色,电影《年会不能停!》里的董事长算是他

回忆 87 版《红楼梦》播出往事,“特希望大家把我忘了”

享受到了角色带来的幸福感

近年来出演过的较重要的角色。他说演起来“一点儿都不轻松”,“到了现在这个年纪,背词就是最大的障碍,特怕背不好影响进度。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笨,最大的优点是笨鸟先飞。所以演董事长时我每天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翻来覆去地念(台词),然后录下来反复地琢磨,再与工作人员不断对戏……”

《年会不能停!》杀青时,也是入行四十年的欧阳奋强第一次收到导演的鲜花。他实在控制不住,掉了眼泪。“演戏不是手到擒来的”,他说,需要投入

演员都已确定的情况下,谁来饰演贾宝玉始终没有头绪。很多人都看不好他,至于他自己更是没有自信。好在王扶林导演很会启发演员,他让欧阳奋强放下书本,去玩,去找感觉,“导演就说,你可以恶作剧,可以整任何人,被整的人都不能告状,还要整精致的恶作剧。他其实就是让我放开,我也逐渐找对了表演的路子,这全要归功于导演。”尽管欧阳奋强终将成果归功于他人,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角色的付出和努力。定妆时,化妆师觉得他的

欧阳奋强

红楼一家亲,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陪伴

不过这些年,观众的“念旧情”也多少改变了欧阳奋强,他开始慢慢释然,并享受到了这个角色带来的幸福感。

这些年,欧阳奋强一直致力于红楼剧组的重聚,无论是音乐会还是纪念日,他说,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没放下:“做这些事是发自内心的,包括外界、观众对这个版本创作的重视。到今天,仍有那么多人忘不了这部作品,那么多剧迷,包括90后、00后还在关注它、喜欢它。

沾作品的光,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得到大家的尊重,87版似乎是永不过时的话题,你说这样的耳濡目染怎么忘掉?你想忘都忘不掉!它不仅仅是个影视作品,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,代表大家的青春和回忆。”

偶尔,见到故人,听到经典的《红楼梦》插曲,他也会潸然泪下,想起曾经一起拍戏的朋友,有些人再也回不来了。他说,每年追思会都会悼念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,但也只能把思念刻在心里:“晓旭把《红楼梦》的书吃得最透,对林黛玉的诠释和理解最深、最细,那个时候,我们经常在一起玩,就买卷135的胶卷,借个相机,骑着自行车到处拍照。交流最多的就是看什么书,以书会友。她会写诗给爱人,我是第一个读者,帮她鉴定一下写得如何……”

每当提起往昔,欧阳奋强的语气中都透露着一丝温暖,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不断地纪念,“我们总说‘红楼一家亲’,离开我们的家人只是换了种形式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非常想念他们。”

周慧晓婉(摘自《新京报》)



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87版《红楼梦》中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至今没有完整地看过这部经典作品。“真的”,他笑着说。这么多年,他听过无数人将他唤作“宝玉哥哥”,也因为这个角色家喻户晓,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对表演的不自信,“我真不敢看,越是经典越不敢直视,我怕自己挑出毛病后会遗憾”。

不过,“不看自己作品”的惯例在电影《年会不能停!》上映后被打破。作为近五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喜剧,该片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讽刺了职场乱象,欧阳奋强饰演的董事长统筹全局,为打工族主持公道。

不自信的内心表达,其实伴随了欧阳奋强很长一段人生。因为饰演贾宝玉等角色,他才找到通过作品实现自我的路径。无奈,87版《红楼梦》及剧中的贾宝玉太过经典,让他很难有机会超越。巅峰期,他选择退居幕后,学习导演专业,只偶尔客串一些作品,过过瘾。

“这么多年,观众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。”《年会不能停!》首映见面会上,欧阳奋强听到有人喊“贾宝玉”时很意外,他没想到这个角色还能影响到年轻一代观众,“原来大家都还记得,那我也更有底气将红楼文化继续推广下去。到了我这个年纪没什么追求,只希望自己能每天都过得充实。

